

## Житіе Святителя І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

聖金口伊鄂昂傳

## 第一節

聖金口伊鄂昂以三百四十七年生於昂提沃吸亞、其父母俱爲極有名望極有錢財者、父先空脫居元帥之職、母昂呼莎尊貴女也、彼夫婦俱奉教人中之耿耿者青年之候、生一女、越兩載、又生一子、乃名伊鄂昂、先空脫未享家廷之幸福、竟遺下寡婦孤兒、遂遭大變、時昂胡莎年方二十、彼鑒諸不幸、誠可悲兮、毫不動再醮之心、一意撫育兩兒、以全母儀之道、立志方決、新悲又起、小女兒相繼而死矣、於是惟昂胡莎母子二人存焉、昂呼莎者尊貴女也、希冀其子得能成立、故於平日之間、教導之極其認真、迨伊鄂昂稍長、卽送之入學校、出其所有之積蓄、以栽之培之、伊鄂昂年十四十五之際、由利昂人嗣位之後<sup>未踐帝位之時亦一數</sup>在位、苛待奉教之人、專使人民輕視教會、以爲己任、雖不及殘酷時代之逼迫、乃遭其困難、亦得謂不堪矣、一日由利昂至昂提沃吸亞、上廟焚香致祭、見廟宇零丁不成格局而彼處相近有聖堂一所、見其中士人非凡、擁擠、遂發怒、且設奸險之計、窘迫而虐待之、堂卽爲之封閉、堂中瓦韋、泐之聖軀、亦命移出城外、奉教人雖無可奈何、然莫不欣欣然且請且

\*) Переведенное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ъ учениками Пекинской катехизаторской школы Петромъ Чжанъ и Павломъ Танъ.

出慶此日爲佳節也當由利昂出令之時天降大雨忽將彼處邪神之廟雷擊電焚由利昂卽誣爲奉教人所縱之火遂又出令封閉該邑至大之聖堂其中有聖人肥鄂特利特致命於是役也且奉教人之被株連者亦復不少此情此境正印於伊鄂昂腦中其以年輕力薄雖有志亦不得竟成之殆由利昂卒肥鄂多錫乙繼之與奉教人能相洽不若由利昂暴戾之不堪矣伊鄂昂年方十八已然畢業昂胡莎見伊鄂昂有口才善於辯駁乃復令拜辯士利汪乃由利昂之襄助者爲師專修口才之學兼習性理後利汪在臨終時門人問曰何人可繼吾師之任曰伊鄂昂有口才有智慧堪任之但惜其爲奉教人耳伊鄂昂本有天然之聰慧過人之文雅故從利汪後卽爲有名之人物矣卒業之後依律例即可執政但伊鄂昂畏宦途之煩雜時局之不泰不願爲官遂受律師之職於是見多識廣以審判事故鮮有不與之相識者他輩少年邀其觀劇於交情上碍難推却故不免入此門之境也雖然于不正之事毫不能動其諸念且足使之驚慌也於是看破紅塵決棄律師之職而就修士於此反覆之舉瓦錫利乙實極力贊成之瓦錫利乙者伊鄂昂之同一學校同一班值同一程度之善友也彼等卒業之後兩相分離伊鄂昂乃任俗務去矣而瓦錫利乙則就修士去矣嗣後瓦錫利乙有善行灌于

伊鄂昂耳中、大有感化、且瓦錫利乙又隨時開導、乃使伊鄂昂棄厥職而就修士之舉、毅然決然矣、伊鄂昂當卽稟明老母、奈老母不之許、蓋老母方冀享受幸福、以報劬勞、而乃聞此反覆、實於心有所不忍也、伊鄂昂碍難逆命、故依然侍母在家、乃不視律師之事、舉止行爲儼然修士、伊鄂昂之專任神靈事業、其原因、實起於此也、時伊鄂昂年二十有二、乃受聖洗欲究其遲延受洗之所以然、其故非一端焉、當時之風俗、人必待及笄後、方許受洗矣、使其慎重機密、而以全心全意領受之也、伊鄂昂之所以不早領洗、其故一、當時昂提沃吸亞異端四起、惑亂民心、與教會爲敵、邑中主教哔連提乙者、被驅城外、伊鄂昂之所以不早領洗、其故二、昂胡莎以異端甚衆、難辯眞僞、不敢冒失從事、伊鄂昂之所以不早領洗、其故三、因伊鄂昂能不遲遲乎、當此之時、主教哔連提乙已回堂、伊鄂昂乃就之而受洗矣、主教哔連提乙見其有虔敬之心、乃使其爲堂中之誦經者、蓋誦經能使人激昂心志、於善行上更有感情者也、伊鄂昂旣任聖堂執事、乃誓曰、諸凡世務之語、永不出諸其口、因其憶爲律師之時、於言語上不能謹慎、故在此之後、雖笑話亦絕不出口矣、平靖未幾、忽然又起風波、排教會、聲勢汹汹然、又將主教哔連提乙驅出城外、時局又爲之一變、伊鄂昂之母昂胡莎乃卒於是時焉、伊鄂

昂有母故之憂兼異端之逼乃決意棄世俗而任修練遂邀其友瓦錫利乙同向曠野而往焉彼等於平日之間富有著作述修練者居多故闔邑居民莫不知彼等爲有德行者主教等甚願舉彼等爲主教年少人之任主教職者果爲當世所罕見然以彼等之德行觀之實堪任也伊鄂昂聞斯音信自知爲榮但甚驚異蓋主教之職非同小可自以爲無德無能不敢自居重任故辭彼等之請竟往其欲往行其欲行直達向有之目的舒其積憤爲標準焉於是與瓦錫利乙作別獨自前往瓦西利乙則欣然領受毫不推却惟以伊鄂昂之分離不免有所悵悵然耳伊鄂昂作書六段告諸衷曲盡述牧者之難處及其不擔任主教之所以然方解其悶自茲之後伊鄂昂更加虔敬於善功上大有工夫焉至昂提沃吸亞相近之山其中有修後世之福者有避異端之鋒者一似上帝之兵丁行事莫不凜凜然惟恐罪之或有焉彼等有常例半夜起身事奉上帝畢後稍息片時至天曉時分再起事奉嚮晨課後各自歸房或祈禱或諷經或譯聖書或作訓導各有專司焉彼等且定有时刻諷誦三六九時課及抵暮課以事上帝餘下時間則工作一切事務以資生活凡飲食等事莫不公同一似宗徒時代之同心然無分爾我也伊鄂昂甚願畢生在彼但纔及四載以上帝之命而異其志蓋光之射出不當隱

暗處、而當照於四方也、彼受  
於困乏、以致得病、乃離曠前、  
而回昂提沃吸亞城內、此教  
上帝命也、既至咩連提主野  
甚歡迎之、且聖之爲輔祭、實  
者、堅辭主教之位、今者溫過  
輔祭之職、其非主命而何、

昂有母故之憂兼異端之逼、乃決意棄世俗而任修練遂邀其友瓦錫利乙